

久米正雄著
梁修慈譯

伊藤博文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久米正雄著
梁修慈譯

伊藤博文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自序

伊藤博文是日本的一個最有名最偉大的政治家，恐怕大家都已知到的。可是關於他的歷史如何，他在日本明治時代所處的地位如何重要，及他如何而造成日本的維新等，恐或有許多人尚不十分明瞭。鄙人不嫌求詳，特將日本有名的著作家的久米正雄所著的伊藤博文傳譯出，以饗讀者諸君。

這伊藤博文傳不僅是說他的歷史，實可以說作日本明治時代的全歷史。因為日本自幕末時代而至明治時代的政治、外交、文化、建設等一切的維新事業，均是由他所造成的。

當日本在明治時代以前，其國內不安的情勢，實有甚於我國昔日的戰國時代。在幕府時代的日本，雖仍有天皇的存在，可是一切的政權均已爲幕府所奪。幕府之下又有所謂藩諸侯，當時日本有數十個的藩諸侯，這等藩諸侯各據一方，各自爲政的，既非天皇之令所能及，又非幕府所可駕馭，同時各藩無時不互相猜忌互相戰鬥，所以在那時的日本，差不多成爲一個亂如麻而不可收拾的。

國家。

自伊藤博文出而奔走國事之後，遂逐漸將這無統制無組織的國家，一變而爲有統制有秩序的國家，更而一變爲強盛的國家。不數十年間遂擠上了世界五大強國之列。在這短期間他竟能以一手而造成今日之日本，對於他的智能和手段，實值得我們注目的。

本書的內容，關於日本各時代的過程，固有詳明的透述，即對於日本的國民性和那時日本政府所取之對內對外的策略和手段等，亦無不詳述無遺。尤其是對於中國和朝鮮的政策更爲詳盡。當中日戰爭時，奪取我臺灣，均是由他策畫的。至於滅亡朝鮮和合併的事情，更是他的陰謀和實行，自不待說，同時日本之所謂大陸政策，也是基於他的發動的。關於以上各點，本書述之如繪，故本傳之於中國，實含有重大的關係性，觀這傳記亦足以知其對於中國的策略和手段爲如何矣。尤其是在於中日關係緊迫的今日，本傳更值得我們的研究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

梁修慈序於滬上

▲附記 繼續尙有大隈重信傳，西園寺公望傳出版，願閱者諸君幸留意焉。

著者原序

改造社編纂偉人傳全集囑我著述伊藤博文傳，當時我完全沒有接受這使命的勇氣。

要說伊藤博文，不能不先要說他偉大的業績，他的業績就是他在幕末而至全明治時代所做的政治、文化、產業等事，故說他的一生，即是說幕末明治的全個的歷史。要說他的存在的特質，不能不要說明治文化的特質的一切。這純然是歷史家的事情，同時亦不能不俟博學的文明批評家和風俗研究家的共力。

但我既非歷史家，又不是深有研究史書的趣味的人。且文明批評和風俗研究等更非我的所長。

那時我最初對於這事已覺幽念，以為不用功的我等到底做不到這事的。

但一度棄了之後再復拾起，這是我的癖性。今次已不許我有如前那樣的斷念了，二三日之後漸漸對於這事感有些趣味了。不論做得到與否也想做來看看，經過十日後，這事情好像成爲自己

不能不做的事了。

何以我會有這樣的思想呢？

說起來雖然是很僥倖，因為我和伊藤博文有很相似的地方，所以就注意起來。至少伊藤博文和我同住一個的世界，同在星辰之下所生的人。這樣一想，我就對於他有很大的感懷，同時有急於搜集參考書的思想了。

我非是伊藤博文不待言，最大差異者就是他是一偉大的政治家，我是一貧弱的文學者。但同是一個的活人，同是有一個的性格，他和我也有那樣的差異嗎？

以我的所見，他的意志雖強，可是他的性格是弱的，他的感受性有和詩人一樣的敏銳。

他雖無多大特別的技能，可是他也能把時代的特質集於一身而曉得實現這特質的途徑。他雖是一個輕薄者，可是他也不失為一個人情家。

他對於別人雖然是常時很懦弱很圓滑，可是他所做的事就由此而成功。

我固是絕對無如伊藤博文這等偉大的特質的自負，我也是跟他不上。我雖然是望塵莫及，

可是我的志也知到要趕上如他的人生途徑，同時我知道在人生的大道上他是我的先覺。

我知到伊藤博文的事蹟，決不會落人之後的，如非我恐怕不能寫得出真正的伊藤博文吧。我有一夜是這樣的想。

這件的事情，雖然是很煩瑣很危險的，但我有敢然寫述的決心。今幸得友人田中純君的蒐集材料及有很多人的援助，遂得完成了這事。

我之這傳記能否可以作為伊藤博文之最詳晰的歷史我也不知。但我這傳記出世之後，今後或將更有幾十幾百的傳記出現。可是我對於觀其人而說其性格和風貌之點，是我聊足以自信的。或是我以說博文而代說自己也未可知，但我自信這博文傳之和博文是不相遠離的。

昭和六年八月

久米正雄

目次

幼年時代	一
青年時代	八
暗躍時代	一七
倫敦密航	二三
砲擊馬關和俊輔	四三
長州征伐	七九
薩長聯合和英國(一)	九〇
薩長聯合和英國(二)	九八
幕府壞滅時代的俊輔	一一一
版籍奉還和廢藩置縣	一二〇

文明開拓者の伊藤博文·····	一四三
西南戰役·····	一五三
國會開設運動和博文·····	一六九
留學德國和內閣制的確立·····	一八五
憲法起草和其運用·····	二〇二
外交家の伊藤博文·····	二一六
韓國統監·····	二三六
運命の旅和死·····	二五一
伊藤博文の爲人·····	二六〇

伊藤博文傳

幼年時代

伊藤博文在天保十二年九月二日，生於周防國熊毛郡束荷村。父名林十藏，後改重藏，母名翠。博文即他們結婚數年後所生之獨子。

在博文發達以後，關於他之出生，後世有種種的傳說。有謂他係被棄於雲雀山的棄兒，被十藏所拾獲的。一說傳他係迴國顯禮的六部夫婦所生，十藏夫婦領來撫養的。更有一說謂他係僧侶的私生兒。

雖然有這種之傳說，若將十藏和博文的照像比對一下，瞬間立可釋疑。因為如有這樣酷似的親子，實屬世所罕觀的。所以不論那個，總之恐會承認博文係出生於相當卑賤的家庭，和爲其兩親

愛惜養育成人的事實，亦足以反映於這般的傳說罷！

考諸古之家系，他的生家林氏，係出自伊豫之河野氏的，河野氏出於伊豫之皇子的，故在伊豫之彼倆的先祖，頗有相當豪族的模樣。爲他祖的一人的河野四郎通信，那時係屬於源賴朝的，因他討伐平氏有功，遂被任爲伊豫守護職，娶北條時政的女政子的妹爲妻，歷史已明載這事實。及至林淡路守通起時代，他被卷入元龜天正時代的戰亂旋渦，亡命於中國，後得小早川隆景和福原廣俊的庇護，遂隱匿於周防的一僻村，名爲束荷村，後來的長關俊鬆的伊藤博文，得登明治的大舞臺，即由斯緣因的。

博文幼名利助，後改利輔，更改名春輔，再改稱俊介，常維新之際，奔走於國事的時代，曾變用種種的化名。如越智斧太郎，林宇一，花山春輔，吉村莊藏等是，博文係他最後的名。

利助出生的當時，正係他的父親十藏最不景遇的當兒。那個時候，因爲他的本家係傭於束荷村的巨厦的緣故，十藏亦任最卑下的僕役，他的生性豪爽，疎財仗義，因之不數年間便成了債臺高築，不堪回首了。最初的一次，本家方面曾爲他清付了一次，至第二次時，便遭拒絕了。因爲有這的緣

故，本家和末家，便成絕緣了。十藏亦沒法再住於東荷村了。祇得攜妻和子利助，寄養於妻的外家秋山家，自己便單身去謀食，那時利助纔得七齡。

在秋山家的利助母子，二年間的光陰，均係依食他人。過着窮措無顏的生活。可是利助忽竟占得孩童們間的餓鬼大將的地位。且彼生質素來虛弱，身體短小，面色青白的。故孩童們不絕的唱着「利助的瓢箪，青瓢箪，可飲酒而使紅」的諷詞。無豐采的彼，竟能占得餓鬼大將的地位，就因其有超卓的氣概，和非凡的機智的緣故，從此「胡說利助」的綽號，遂廣播於孩童們間。

那時的孩童們，常分兩派作戰鬪遊戲的，利助好任一方的大將，以指揮長年的少年們。某年初冬的左近，利助依例率軍出戰，不知怎樣，自己的軍勢不振。彼遂想出一計，將敵誘出枯萱的野中，先堵截敵人的退路，然後再從反風放火。此戰到底爲利助方面所勝，固不俟論，可是，因此有數個的孩童被火燒傷了。後來秋山家不得不分別向孩童們的家庭，踵門道歉了。

又有某日，附近的孩童們剛纔到秋山家的庭前遊戲的時候，適值天下大雨，孩童們欲防止雨水的流去，他們遂紛紛競築堤防，利助也與其列，其他的少年，以水量增長，均欲增高堤防，乃利助當

水將溢的時候，在堤防的底下，開一個小孔以漏水，巧於調節水勢，遂得持久云。這樣的狡猾，天眞，機智，實一最可笑的逸話。後年的伊藤博文，可不是已在此處活躍了嗎？那麼青瓢箬的餓鬼大將的模樣，彼一生亦不會失卻的吧？

至這二年間的他的父親，零落於萩的城下，備嘗辛苦，彼四處爲傭，不外做着農奴，搗米夫，或雜役等最下賤的賤業，他所得的工錢，也僅可糊着他的口，其後他的淒楚的苦況，已被桐畑村名爲伊藤武兵衛其人所知以後，他的前途也漸有多少的光明了。那個時候，伊藤武兵衛，係藏元附名爲永井的家中的嗣養子（臨時的養子），因年老的緣故，遂懇十藏代勞。十藏立即接受他的要求，同時立即邀東荷村的妻兒來。那時利助已九齡，時在永嘉二年。

後來十藏遂成爲伊藤家的養子，繼承其家。當收十藏爲養子的時候，伊藤家的親戚，均起種種的議論，有表示反對的，可是武兵衛置若罔聞，十藏遂得繼正，并謂其子利輔必爲將來之偉男兒云。此種理由殊難盡信，恐係見其結果之後所作之傳說罷。雖然，那時候的博文，爲善或惡，總之是被入有多少注目的少年，那時即他的東荷村時代。

自入永井家雖得着生活的基礎，可是十歲一家的生活，還不是安樂的。九歲的利輔，一方就讀於叫做法光院的眞言宗的寺僧主持惠運，一方仍要服役於本街士族之家，還不能脫離使役的生活。惠運和利輔爲從兄弟，在後轉住於宮市之天滿宮的社坊圓樂坊，後又做大專坊的主持。

利輔那時以後，對於習字圖書，深有特別趣味的樣子。當隨主人出外，伺候於門外時，他不論何時，必以指頭寫字於砂泥之上。至黑夜歸家時，非被母親責罵，他決不肯休止習字，有這樣的勤勉。後年的博文，便成了一個書家，求其書字的人和現在存留他的墨寶者不少。這亦是他生性好學的所致。

在這時代的彼，最快樂的一件事就是他雖是個供人使的一個僕役，可是他決不食冷飯的。如主人家的女僕把冷飯給他吃時，他便現出好像飽醉的面孔，決不會下箸的。他每天都是這樣。及後女僕見得他是這樣，以後便以熱飯給他吃了。後年的伊藤博文，因感着女僕的好意，遂召其子來東京，與以相當的扶助，以酬其前時的盛意云。

利輔少年，是一個清潔的衛生家，他決不會進別人家的廁所大便的。不論去了怎樣遠的地方

都好，遇着大便緊急的時候，他便立即回到自己家裏大解的。如有人問他是甚麼道理，他即答着「他人的廁所分外的臭不可嗅」。聞者莫不捧腹。

其後，利輔便就讀於久保五郎右衛門的松下村塾了。可是在這兒童私塾，他除了勤力習字以外，覺得沒有多大的見聞知識。其時住在他家附近有名吉田清內其人，與十藏夫婦頗為相得，他有子名榮太郎，與利輔同年，他們二人成了極好的朋友。相交以後，彼與以博文有不少的影響。榮太郎在後改名為稔磨，利輔轉讀於吉田松蔭之門下時，亦與他同窗，其才學之縱橫，松蔭亦為之矚目。貧苦的利輔，常乞其借書習讀。榮太郎亦甚喜貸借自己的書籍給利輔，在後開始奔走國事的時候，遂死於池田屋之變，其時年纔二十四。

利輔在十四五歲以前，祇是做着重僕，在萩城下過着碌碌無能村童的生活。彼尚沒有所謂青雲之志。即對於天下已成爲風雲緊急的形勢，他亦一無所知。

假使他是在早十年前出生，或者他在萩之城下做一農夫過着平凡的一生亦未可知。假使又生在於後十年，恐他也祇做長閭之一僚屬，只留其名於明治政府之一隅亦未可知。

那時候，他正當由少年時期而入青年時期的多感的過渡時期，其時適爲美國水師提督卑爾利欲封鎖日本，已進迫攻至相州浦賀。這一大衝動遂波及於日本全國各地。然而雖有幸運的利輔，那時尙係當着國士來源良藏的隨從，做着侍奉的工作。

那時莫論何人也有這樣說着，「浦賀灣頭一聲砲，驚着日本國民長夜不成眠」的一句話，實際說是破卻伊藤利輔的村童夢的意味爲較切吧。他從這時始知有日本和世界的存在。不久他因此就被捲入這新時的旋渦，不能不準備多難的旅路行裝了。

因爲也爲新主人來原良藏，要站起來而當此國難的緣故。

青年時代

博文青年時代，照事實說來，即爲其隨從先輩的時代。其初，跟隨來原良藏，在後從師於吉田松蔭，松蔭刑死以後，又追隨桂小五郎（即後之木戶孝允），此爲其青年時代的旋轉。

關於來原良藏，不名於世者，因他在年少時自殺的緣故。所以在後博文也曾說過，假使他能終其天壽，最少亦有如木戶孝允的功績而留存於明治治績之上。

他在弱年的時候，學於萩之明倫館，勤勉異常，當時已深諳西洋諸國的歷史和地理，其後因觀察世界的形勢，熱心研究西洋派槍砲的陣法。

尤其是在長州藩的當兒，對於西洋的事情尤覺關心，常思採取其文物及軍備輸入日本，而圖日本的富強，然這種的關心，未必僅是來原一人，也非惟他纔是最初的主唱者，廣而言之，實際長州藩全體早已有了開國論者矣。這爲從長藩的地理立場而生之當然的結論也。因長藩位於本州之西，